唱歌吧，乘风破浪的大爷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

一句“朋友你好”，被近百位大爷用八个声部唱出来的时候，那种瞬间来袭的震撼和惊喜，绝对是重量级的。这是“非常组合”独特的欢迎方式。看得出来，唱歌对他们来说，远不只是一种艺术追求，更是一种生活情趣。

在北京朝阳区团结湖附近的一家餐馆里，“非常组合”的大爷们迎来了疫情以来第一个室内排练日。

这是北京入秋以来雾霾最严重的一天，宋晓汀的心情反倒透亮起来。几经周折，他终于给庞大的合唱团找到了这个临时排练场地，为了感谢餐馆老板的仗义出手，合唱团商量排练完就地解决晚餐。在参加10月27日晚中山音乐堂的演出前，他们还计划在这里排练两次，也就是说，这样的“感谢饭”还得再吃两顿。

“非常组合”的全名是北京非常组合男声合唱团，17年前以男声四重唱的形式从公园唱起，如今已发展到百人规模。这群“乘风破浪的大爷”一路唱遍国家大剧院、北京音乐厅、中山音乐堂等音乐殿堂，在合唱界创下一个又一个传奇。作为合唱团的发起人、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，宋晓汀头一回为他的合唱团规模发愁：快一年时间不能回到排练场了，打算像当年重回公园，也因为人数太多受阻，好容易熬到疫情缓解在红领巾公园排练了两次，可是露天场地完全收不住音，效果很不理想。

而在不久前央视《乐龄唱响》的舞台上，“非常组合”的百人规模绝对是宋晓汀的骄傲。介绍合唱团时，电声乐队站起来一排，独唱演员站起来也是一排，他们得意地解释，在百人男声团，当某个作品需要领唱时，一个人是根本压不住的，所以，独唱演员需要一起完成领唱。

《乐龄唱响》是央视打造的全国首档老年音乐暖综艺，32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合唱团同台竞技。初赛阶段：前奏响起，跟随宋晓汀的手势，100位大爷开始一起用嗓音模拟水声，音浪从左至右，从右至左，还没正式开唱，气势已经到位了。合唱团演出，一般观众看到的都是指挥的背影，可到了宋晓汀这儿，规矩变了，旋律到达高潮，他忽然转身面对观众，变身船老大领唱起号子，这十足的戏剧范儿，让评委和观众目瞪口呆，然后是惊喜不已。

戏剧元素附加在合唱这个载体上，合唱团视觉和听觉的综合表现力瞬间呈现。宋晓汀还擅长把自己的激情传递给团员，随时调动起大家的精气神儿，他想要的是经过“调味”的精致的合唱艺术，“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”。

被业内专家称为“首都合唱的名片”的“非常组合”，是各级合唱大赛上的获奖大户，“凭什么我们能在几千个合唱团里有自己的位置？因为创意，因为舞台表现力。”宋晓汀说，我们100个大爷每个单独拉出来都不能跟人家专业的比，但合在一起就有了力量。

宋晓汀今年68岁，这也是“非常组合”大爷们的平均年龄。17年过去，当年的大叔已经唱成了大爷。“非常组合”成员来自各行各业，有退休干部，有教师，有科技人员，有企业老板，也有农民工，绝大多数没有专业背景，就是喜欢唱歌。

宋晓汀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，他说自己这辈子换了很多工作，都没远离过唱歌，因为从小痴迷交响乐，耳朵里环绕的都是立体声。宋晓汀学的是电视制片，当年央视那部老版《三国演义》，他是一队制片主任，但他的兴奋点和成就感，始终都锚定在2000年开始的音乐创作和后来成立的合唱团上。

北京景山公园，是“非常组合”梦开始的地方。2003年非典期间，宋晓汀和朋友在景山公园即兴攒了个男声四重唱，

在北京朝阳区团结湖附近的一家餐馆里，“非常组合”的大爷们迎来了疫情以来第一个室内排练日。 吴晓东/摄

在当时一水儿的齐唱里，他们富有磁性的合声立马成了景山一景。从那往后，每周日下午，哥儿四个就把景山的草坪当成了自己的舞台，每次一二十首歌都唱不过瘾。无论冬夏，风雨无阻，打着雨伞裹着羽绒服站在亭子里也必须唱完。

后来，一些社区演出的邀请来了，再后来，央视《星光大道》的工作人员也来了。获得2004年CCTV《星光大道》第一期周冠军后，队伍开始壮大。从最初四人到十几人、几十人，四重唱终于唱成了合唱团，从景山、北海、颐和园、香山，到龙潭湖、天坛、玉渊潭、团结湖，那时的状态，像极了他们经常唱的那首《游击队歌》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

疫情以来第一次室内排练当天，五六十平方米的包间里挤进了七八十人，疫情原因，一些团员还没有回京。大爷们从四面八方陆续赶到餐馆，很久不见，大家抱着各式保温杯嘘寒问暖，场面特别壮观。

合唱团“无经费、无赞助、无排练场地”的“三无”里，最先有着落的是排练场地。2014年幸运“落户”东城区第一文化馆，才算结束了10年游击生涯。团里距离排练场地30公里以上的好几十人，有的大爷居然每次排练要从燕郊、门头沟甚至石家庄长途跋涉过来。

宋晓汀身上有北京大爷典型的直率、仗义、幽默、善侃，这些年，被他吸引来的人很多。有位大爷从辽宁鞍山到北京和亲家轮班看孙子，加入了合唱团，半年的班儿结束，也不回东北了，就在燕郊租了房，“我们都是冲着宋指挥来的，考进我们团，就等于考进老年人的中央音乐学院，我们老自豪了”。

欧阳新华是《乐龄唱响》总决赛曲目《磨刀人》里的“磨刀人”，一嗓子“磨剪子嘞戗菜刀”穿越时空。一次偶然他从视频上看到了“非常组合”的演唱，从此就“安分”不下来了，2018年，干脆买了房子直接从青岛“移民”北京，决定跟随宋晓汀“再唱50年”。

有着专业功底的男中音周衍哲，是17年前跟宋晓汀搭档男声四重唱的元老之一，这些年经常放弃商演，一分钱不挣也要跟“非常组合”的业余大爷们“混”在一起。排练时，宋晓汀在指挥台上忙活，作为合唱团的声乐艺术指导，他就坐在角落里帮着观察大家的表现，时不时插空指点几句。

从当年景山四重唱开始，就有演出公司追着签约，但他们潇洒选择了“自己玩”。一路走来，合唱团就靠大家每年交的一点团费和一些奖金维持着，没有经费、没有赞助一直是“非常组合”的痛，演出服都是统一了款式自己买的。要是赶上演出比赛，宋晓汀就会特别紧张，生怕导演们对服装提要求。《乐龄唱响》总决赛，人家要求穿中式领白衬衫，租一件穿两次，每人就是100块钱，宋晓汀舍不得。每到这种时候，当年当制片主任的省钱本事就会被激发，灵机一动，宋晓汀发现普通白衬衫只要把领子翻起来折一下，荧屏上看效果是一样的。就这样，又给团里省了1万块钱。

有一年去山东即墨参加国际合唱节的闭幕展演，人家给了合唱团4万块高铁费。为了省钱，大爷们一合计，硬生生坐了15个小时的大巴车赶去，演出结束后一天没敢玩，直接杀回了北京。

一站上指挥台，宋晓汀就把自己看作带兵打仗的人，一板脸一瞪眼都自带威力。每次一进排练场，宋晓汀的立体声耳朵就会自动进入一级警觉模式，一旦发现哪个声部有不和谐的声音冒出来，第一时间就会冲上前按回去：“独唱可以自由发挥，合唱艺术重要的是配合。”

这次参赛的《清江船歌》，是“非常组合”的看家曲目，唱了十几年，几乎年年得奖。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，一次在观看武汉歌舞剧院创编的舞蹈《支农船歌》时，宋晓汀被其中的一段民族特色浓郁的插曲迷住了，“那首曲子在我的脑海里一直盘旋，很多很多年”。直到2002年看了央视“青歌赛”新增的原生态和组合组比赛，那段盘旋多年的旋律才算落了地。在那段旋律的基础上，他连夜改编了男声合唱《清江船歌》。

2014年农历大年初二，宋晓汀带领合唱团100名团员，把《清江船歌》搬上国家大剧院的市民春晚，当时全场沸腾，合唱团破例返场。也正是那一次，宋晓汀10年前成立百人男声合唱团的梦想实现了。

“我们虽然是业余兴趣，但一定要努力唱出专业水准。”宋晓汀说。在《乐龄唱响》总决赛现场，他们凭借短短两个月里创排的《磨刀人》，在32个参赛团队里拿下第二名。

和宋晓汀一样，合唱团里每位大爷都有自己的歌唱梦想。

排练场一眼望去，有戴眼镜斯文儒雅的“老教授”，也有留着小辫儿辨识度很高的“艺术家”，更多的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邻家大爷大叔，不开口，根本发现不了他们唱起歌来居然这么酷帅，这么活力四射。

15年前加入合唱团时，朝阳区平房乡平房村的农民蔡春明，还只是一个会些乐器的音乐爱好者，唱歌也只会齐唱，今天已经成了合唱团里独当一面的声部长。“你们还带农民玩儿呢？”有人好奇。宋晓汀回答：“我们这里只有爱唱歌的人。”

宋晓汀是个难得的男高音，也曾被北京最牛的两家合唱团录取，但思量左右他还是撤了。他喜欢唱歌，可他要带着“非常组合”的老哥儿们一起唱。

如今合唱团在册的120多人，进过这个团的至少两三百人了，“合唱爱好者培训基地”是大家对“非常组合”的爱称。“有些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就撤了，有些外地的有事回去了，还有些人出了国。这里是一个阵地，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”。最让宋晓汀自豪的是，不论身份如何，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圆了年轻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实现的音乐梦。

谁都知道，这个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团队，办一场音乐会比登天还难，更何况还要一再超越自己。每次演出和比赛后，大家看到的都是宋晓汀深陷的眼窝，变稀的头发。大爷们年龄大了，记忆力明显差了，排练一首歌需要反复磨合才能逐渐熟练。在夏天，每次排练宋晓汀都是浑身湿透，背心要换好几回。2015年冬天，宋晓汀突发阑尾炎穿孔，手术后还没拆线就接到参加北京市比赛的通知，他用一条大宽腹带勒住伤口，二话不说就开车赶往排练现场伴奏。

累急了，宋晓汀也曾试着跟大家开过玩笑：“船到港，车到站，下船下车，回家散伙。”可这么多年，他心里最担心的，就是怕伤了兄弟们的心。

这些年，光各种合唱金奖就拿了一大堆，当“草根”干过专业的时候，宋晓汀就更满足了，他心里一直憋着劲儿，想在各种高水平比赛上拿到更好成绩，给这些跟他多年的兄弟们在感情上有个交代。

100多人的合唱团里，现在超过70岁的有40多人，年龄最大的林宝琦是当年景山公园男声四重唱的元老之一，今年已经80岁了，前几天刚又做了两个支架。宋晓汀说，毕竟年龄不饶人，大家把退休后的快乐都寄予了他和合唱团，他无法改变大家的年龄，但他必须找到新的途径，带大家飞跃因年龄而可能遭遇的瓶颈。

十几年里，十几位老哥儿们先后离大家而去。让团长毛再生感动的是，有的团员已经病重自己不能再唱，大老远赶到排练场就为听听大家唱歌；有的团员临走前特意留下遗言，嘱咐家人火化时一定给他穿上“非常组合”的演出服。今年8月，又一位团员突发急病离世，合唱团几十位大爷自发赶去送行。在告别厅，宋晓汀默默指挥大家唱起《送战友》，现场没有不流泪的。

十几年过去，“非常组合”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，100多位老哥儿们在这里一起排练，一起演出，一起参赛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，一起开玩笑逗闷子。人家唱音质，唱音色，他们唱情感，唱阅历。退休后，人生差不多还有三分之一的路要走，心气儿相投的老哥儿们有缘同行，何尝不是一种奢侈？

第二高声部的马玉庆也是景山四重唱的元老之一，现在仍然是合唱团的核心力量。因为心梗脑梗，血管里一共安了8个支架，兄弟们开玩笑叫他“有架子的人”，现在医生看见他的片子都问，这个人还在吗？

“老马唱歌与不唱歌是两个状态。有时候候场，他需要休息一下，常常一坐下就打盹。但只要一上舞台，他立马倍儿精神。”宋晓汀说。很多次，评委观众都被合唱团的“年轻态”惊得张大嘴巴：难道真有这么大年龄？

平时，“非常组合”的大爷们经常在微信上晒唱歌，互相听音准，大家还会定期组织小沙龙，点评一下彼此的演唱，玩得别提多嗨。源源不断的热情，让他们把每个排练日都过成了节日。

“热爱、执着、追求、向往”是宋晓汀坚信的八字团训，同时他也坚信“草根”超强的生命力。“非常组合”至今已演出数百场，只要宋晓汀往指挥位置上一站，歌，便有了灵魂。每当演出结束，优美的音乐线条顺着双手落下，宋晓汀也常常感动得落泪，那种辛苦后的陶醉，足够鼓舞感染在场的每个人。

宋晓汀自嘲是那个上了船下不来的人，17年过去，为100多位老兄弟的音乐梦奔波已经成了他的使命。为了应付随时可能到来的血糖骤变，宋晓汀的衣袋里平时总是装满降糖片、巧克力和糕点，而有了那份纯粹和神圣，他胖胖的身体，花白的长发，却在常年超负荷运行中一次次精神焕发。

在合唱的舞台上，让这群“年轻”的大爷一路乘风破浪的，是那份不惧岁月的底气。

扫一扫 看视频

10月12日，北京温榆河公园朝阳示范区内，游客走在连接东西两园的通道里。北京温榆河公园涉及朝阳、顺义和昌平三区，规划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，有京城最大“绿肺”之称，其中朝阳示范区已于上月开园。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李建泉/摄

暖 评

很多孩子被冤枉开始的，都是从第一次

□曹 林

很久没像这样了，人们面对这样一条新闻时如此感动，为一个孩子受到善待而欣慰。看到警察的调查还孩子以清白时，很多人松了一口气，比给自己洗清某种委屈时还高兴。孩子的心灵是一张白纸，这种教育能在这张白纸上留下铭记一生的美好，对规则和正义的依赖。

重庆10岁男孩被疑划车却坚决否认，父亲认赔3500元，民警看监控追查3天，真相反转，事实证明不是孩子划的，车主退了赔偿并给孩子道歉。很多网友觉得这条新闻太治愈了，是看多了那种“不敢做好人”之类堵心新闻后的治愈。男孩父亲事后发声说：“这件事情能得到圆满解决，真的要感谢认真负责的邹警官，虽然事情本身不是很大，但是邹警官一直觉得不能冤枉孩子，积极沟通，反复研判，连续几天查阅监控录像，尽心尽力去寻找真相，还了孩子一个清白，守护了孩子心灵中的阳光。”

优秀的家长，负责的警官，让一个诚实而坚定的孩子更加坚信正义的力量，教科书般的办案态度，教科书般的教育过程，不仅在一个孩子心中投射进阳光，也是一次鲜活的诚信教育、法律教育、家庭教育、家长教育。

培根那句话常被引用，一次不公正的审判，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，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，但错误的审判是污染了水源。这句话用在这里尤其贴切，如果开始对孩子的错判没有及时纠错，那么这件事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，孩子的心就是水源。但负责任的警察扭转了这个结果，用实际行动把培根那句话改写成，一次公正的审判，其善果甚至超过十次善行，因为这种公正的审判滋养了正义之源，尤其当这种判决事关孩子、被孩子凝视的时候，更是如此。

很多孩子的变坏，都是从第一次被冤枉开始的。尤其是当大人都觉得你做错了，肯定是你做的，甚至你的亲人都一口咬定是你干的，连象征着法律正义的警察叔叔都这么认为时，就会觉得无所适从，天塌下来了。明明心里清楚不是自己干的，但孩子自己无法自证清白，说什么都被大人武断地判为“孩子撒谎”。成人面对这种情况时，也许还能诉诸自我调查和法律诉讼去澄清冤情，一个孩子能怎么选择？很多时候，他只能在内心选择不信任这个世界，既然我不被信任，我为什么要信任别人？法律都这样，怎能靠它去讨回正义？这种心结得不到疏解，渐渐就会选择相信拳头、欺骗、厚黑、尔虞我诈。

这件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成人的武断是多么可怕，而孩子面对那种武断时又是多么无助，他们的世界，就是大人对他们贴的一个个标签，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，就是在一个个这种标签中形成的。面对某种对孩子的指控时，成人更多顾及的是自己的面子（而不是孩子的感受），早点解决，责问孩子，不顾场景的羞辱，本能觉得孩子会撒谎，没有事实证据就妄下结论，不给孩子解释的机会。不是用平等的姿态和确凿的事实去说服，而是用家长权威去迅速“解决”。

因为反衬出这些问题，这条新闻才格外触动我们，这个家长太值得学习了，这个过程的处置体现了对孩子的尊重：在证据对孩子不利的情况下，没有恼羞成怒通过羞辱和呵斥孩子维护自己的面子，意识到在这种公开场合这样七嘴八舌询问孩子对孩子的不公平，即使做错了事，应该在孩子有安全感的情况下进行教育。也不能以“闹”的方式解决，会给孩子形成错觉。先行协商解决，尽快带孩子离开，回家后再进行心与心的沟通。回家后与孩子长谈，孩子坚持说不是自己干的，确信与孩子无关，趁机跟孩子讲了“如何面对这种似乎洗不清的误解”的道理。这种耐心，和与孩子基于事实和信任的平等交流，是教育应有的样子。

邹警官尤其值得赞赏，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的耐心与信任，是天然的情感，而一个警官对陌生孩子的负责，却需要高度的职业精神。好像不是太大的事，他似乎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就作出判断，无须费心费力去看那么长时间的监控，事情已经在赔偿3500元中解决了。但他没有糊涂官判糊涂案，没有放过疑点，没有觉得“孩子的事儿是多大的事儿啊”，而觉得要拿证据说话，孩子不是自己的，但法律正义与每个人相关，即使这事儿是孩子干的，也要用证据让孩子心服口服。

一个优秀的父亲和一个负责的警察，不仅避免了对一个孩子的伤害，让孩子有了规则和诚信自信。也是对社会公义的滋养，好人不会被欺负，老实人会有法律保护。孩子变坏，许多就是从第一次被冤枉开始的，怎么说都无人相信，从而选择相信拳头、迷信反规则潜规则、甚至破坏规则的。相比教育孩子不说谎和相信正义，成人担负着更多责任，一个良性循环，需要从成人开始。

湖北21岁脑瘫女大学生的励志求学路——

“我走得很慢，但我决不后退”

□刘益伶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雷 宇

谭于映的个子不高，走路有点踉跄，说话略显吃力，还要不断矫正自己的发音，但她坚持扬长避短式的学习和生活，“说话不清就提升文字功底，用有温度的文字表达自己；身体不行，就靠脑子”。

新学期刚开学，湖北大学的谭于映出现在湖北省2019年度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标兵一列的公示名单里。很多人或许难以相信，这个考取软件设计师资格证、斩获两项软件著作权，湖北大学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的获得者，是一名21岁的脑瘫女孩。

谭于映出生时大脑缺氧，两岁时被确诊为脑瘫。同年，她父母双双下岗，家庭承受着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。

说话、动手、翻身、站立、行走，同龄孩子自然完成的成长轨迹，对于谭于映来说都那么艰难。母亲丁美瑛为她制定了针对性的康复训练，她3岁多第一次开口说话，那句模糊不清的“妈”，让丁美瑛喜极而泣。

走在路上，谭于映总会吸引路人的目光。大人指指点点，小孩模仿她的行姿，谭于映总觉得“好像有一根根针扎在身上”。

到了上学的年龄，谭于映有自己的坚持：不读特殊学校。

好几年来，父母都在寻求愿意接受女儿的学校，可身边总有质疑声：“她读不了书，再说哪个学校要她？”“你们没放弃她的生命就是仁至义尽了。”但母亲觉得，女儿只是个普通孩子，到年龄了就得去读书。

湖北崇阳的一所普通小学最终同意了谭于映的入学申请。多年后，谭于映这样追忆命运的转折点：“学校从神秘宫殿走出来了，迎接我这个门外徘徊已久的守望者。”

终于可以上学了，布满荆棘的道路才刚刚开始。

母亲还记得，为学写“1”，女儿要将铅笔裹上厚厚的纱布，才好握笔。近一个月的训练中，她在两本笔记本上写满了“1”。练得多了，谭于映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握笔技巧：把笔放在中指和无名指中间，用食指、中指和大拇指握笔，再用手腕发力。

谭于映用尽全力付出，也开始迎来收获。她的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，初中时作文《命运的电闪雷鸣》还获得过“新人杯”全国中小学作文大赛一等奖；数学、英语考试也多次获得全班第一。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，谭于映还学会了下象棋、弹电子琴、画画等。

胡森延是谭于映高中时的班长。提到谭于映，他满是敬佩：“她是一个非常自强的女孩。”每遇到想放弃学业的同学，胡森延总会说：“看看于映，再想想我们有什么资格堕落？”

2017年，谭于映以高出一本线51分的成绩考入湖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。湖北大学的老师为她送来高考录取通知书，结对帮扶，学校还为谭于映的母亲提供了一间免费宿舍陪读。

上学15年来，她没落下一节课；每天早上6点45分起床，永远坐第一排；几万字的报告，单手用两根手指敲击键盘完成……“已经受到学校的特殊对待了，如果我自己不努力，在学习、实践上还搞特殊，那我都瞧不起我自己。”

大二时，谭于映考入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软件工程研究所，成为学院科研平台、省级高校科研创新团队的成员之一。

学习期间，她与软件所的项目组成功开发“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检测系统”“大班额多维数据分析系统”两个项目。作为核心开发成员，她负责其中的项目分析、设计、代码实现等工作，成为软件所唯一一个申请到这两个项目软件著作权的学生。

为夯实专业基础，谭于映曾参与湖北大学“通识杯”数学竞赛、湖北大学“互联网+”大赛等，分别获得优秀奖和银奖。“不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中，她都是同学们看齐的标杆。”谭于映成了辅导员严秀红常挂在嘴边的好学生。

2019年，谭于映正式成为中共党员。学院党支部书记张玥对她入党志愿书中的话印象深刻：“命运的狂风暴雨虽从未停止，但我一定积极面对生活，用自己的能量回馈社会和爱我的人。”生活中，她的确如此践行自己的誓言。

谭于映喜欢参加社会志愿服务活动，因为身体条件受限，大多从事工作宣传、情绪疏导类的活动。

一次，一位母亲前来求助：她10岁的女儿生病住院近半年，即将要做手术，希望能得到谭于映的鼓励。为此，肢体本就不协调的谭于映一口气做了50个俯卧撑，此前，30个已是她的极限。她录下视频传给女孩，并附上一句话：“我做到了，你也可以！”

今年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谭于映参加了崇阳的线上防疫宣传。谭于映发现，由于居家时间长，很多高三学生容易和家长闹矛盾，严重的会离家出走，而发生矛盾的原因多与家长喊起床、催学习有关。她是这些学生的“树洞”，总会耐心地听他们发泄情绪，教他们适应线上学习，增强自学能力，提高学习效率。

谭于映最大的梦想就是“谈笑自如、行走方便”，而软件、代码是她圆梦的最佳载体。她最新的计划是在专业上继续深造，考上本校软件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。这段日子，清晨起床、晚上10点休息是谭于映复习的常态。笔尖在纸上挪动总是那么艰难，但她还是每天刷题6个小时以上。

3年前，谭于映曾为帮过她的人写下一封感谢信——《太阳，感谢你们的陪护》。信中她为自己的执念写下这样的注脚：“我走得很慢，但我决不后退。”